

## 今天我们如何拓展国学研究？——浙江大学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

作者: 李杭春 杨亚东



杜维明在会上致辞

在国学越来越彰显其价值与能量的今天，新成立的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借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在浙江大学举办了纪念大会和马一浮与国学研讨会。马一浮“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论，几成学界共识；其作为“儒之圣者”和“学之醇者”的形象，亦已世所公认。本次大会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对当下马一浮研究、国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都是有益的推进。

### 马一浮国学观检讨

马一浮国学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学观？其反复强调六艺的贯通性，是武断还是深刻？我们今天倡导国学，是抱残守缺还是与时俱进？这些都是今天的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马氏国学之现代意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心主任杜维明明确指出，近现代以来，我们所借鉴的英美模式，只是经济主义，只是线性思维，这远远不够。马一浮先生一生追索真、善、美的终极价值，他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极高的知性、自信和觉悟。从根本上讲，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只做“经济人”，而要成为一个能追求意义的“文化人”，以推进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方面的和谐进步。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朱汉民认为，国学是一门具有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同时也是具有人类哲学普遍性的知识体系。今天的“国学”，或正是一种“中国哲学”，中国学者通过经典诠释、义理体认而建立的理论体系，亦能充分体现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佛光大学创校校长龚鹏程指出，马一浮国学观有三大特点：不仿拟西学，不取法西人之治学方法；不依托大学，主观上反对民初大学体制的国学运动；倡言经学以反理学。此三大特色建构了马氏独特的国学观以及立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心执行主任吴光概括马氏国学思想，为“虽通西学而拒斥之，精研佛学而融摄之，归本六艺而发明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于春松对马一浮氏之“发明六艺”追根溯源。他发现，自晚清章太炎之“提倡国粹”、民国胡适之之“整理国故”到近十余年“国学热”，“国学运动”始终贯穿着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以及对近代以来逐

社科报 社科报的微博  
上海, 卢湾  
关注: 426 粉丝: 1046 微

社科报 ▾  
【上海10余人中暑死亡 记下高温天近日，全国有43个市县日最高气温超37℃。气象局昨天启动最高级别高温应急响应。职业性中暑死亡患者已有10余人，其中中暑。今天，全国三分之一面积仍处式。看下图，如果你家“红”了，快的八项注意！扩散！（昨天 11:34）

东方微博 登录 | 注册 | 随便看看

### 成果撷英 | 更多

- 陈洪捷：博士教育质量研究
- 研究中国农业的时空历程
- 南京师范大学推荐——俞良早：第四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揭
- 东北师大推出《日知文集》

|更多

- 1369期 学术看台
- 1368期 学术看台
- 1367期 月末评论
- 1366期 学术看台
- 1365期 学术看台
- 1364期 学术看台
- 1363期 月末评论
- 1362期 学术看台
- 1361期 学术看台

渐形成的传统文化学术(科)体系的接受或拒绝。这其中,马一浮寻求的是价值与知识有机结合的另一种形态,他反复强调六艺的贯通性,“使知中国异于夷狄”,以此启迪民众整体性的价值认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也认为,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马先生之提倡六艺之学,即表明这里有中国人立国做人的精神本源。这是一种更深刻而内在的智慧。

#### 马一浮之诗学与诗教

马一浮曾言“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亦曾曰:“后世有欲知某之为人者,求之吾诗足矣”。这说明研究马氏思想与学术,断不能忽视其诗学与诗教。

浙江复兴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梦麟指出,马一浮平生很少著书立说,而以诗作直抒胸襟的自著之辞,其诗学思想,亦是从六艺——诗教——诗学——创作——诗品这样一脉贯串下来的。浙江大学艺术系副教授黄杰则直言,马氏少有著述而多以诗言道,其诗即是其学问的全部呈现,是其学问思想的有效载体。他屡次讲其诗必传。考察马氏晚年之诗作,黄杰认为“实乃其一生学术探索之呈现,其玄境亦其学术通会之所在”。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也从“诗与学”、“诗与物”和“诗与境”三个角度,进一步探讨了马一浮“以学问为诗”的特点,强调马一浮做诗,是把全身学问都集聚进来,学问达到一定的高度,诗方显出魄力和神韵,方能抵达诗学、史学和禅学融汇贯通的境界。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原所长、中心名誉主任戴璉璋认为,如果把“六艺之教”付诸实践,则传统国学进入现代教育的途径和形态,就是马氏欲建构的兴于《诗》终于《易》的“成德之教”,通过吟诗诵经,让更多年轻人有所感悟,有所感动。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于文博也谈到,马一浮对诗教的基本认识是“《诗》教主仁”,故《诗》教之意义,在使学者在“识仁”的基础上“体仁”,做到求仁知仁、依仁由仁、以至安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

马一浮对教育亦多有研究与实践,其于国难之际开设浙大讲座和执掌复性书院,进而传播教育思想,即是马氏学问接通社会之肇始。北京古今智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陈天玄指出,马一浮始终坚持书院超然独立之地位,以养成通儒、醇儒为目的,以复性为纲领,以反求为工夫,讲明经术以致用,专重义理以立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则认为,马一浮以“六艺”为本位的国学教育,所体现的正是注重国学“纯粹性”的基本特色,有益于人们致力于国学作为“国魂之学”精神之张扬。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晓鹏也看到,马一浮浙大、书院讲学的效果似并不合乎理想,他的很多教育思想和实践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 易教、孝道与人本观

马一浮先生讲述六艺,绝不只是传授一些文献学知识。他有使人人“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的弘愿,希望凭借六艺之道使人们“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以体现“圣人之盛德大业”。龚鹏程指出,马一浮谓“易为六艺之原,亦为六艺之归”,他把六艺归原于《易》,论《易》又重性命,于是整个六艺之学也就成了性命之学。戴璉璋指出,儒家《易》教,经由絮静精微之功能,使人心智归于清明,情性妥适地落实于世务,“观易明理以方外”,达到实现自我、成就自我的理想。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可谓极受尊崇。孔子“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孝不仅被称为“百善之首”,而且不止一个王朝号令“以孝治天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策”。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翔海指出,不同于现代批判者将“孝”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马一浮以为“孝”的根本精神是“报本反始”。它包括了三个具体的向度,即为祖先尽孝、为圣贤尽孝与为天地尽孝。在根本精神上,它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有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传统社会中国人寄托其终极关怀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中国人生命存在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某种宗教性的作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认为,在马一浮先生看来,虽然各个等级的群体在行孝的具体职责上有所不同,其行道之迹亦有所侧重,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吴峰也谈到,孝是马一浮哲学中的重要范畴。马一浮将学术归结为六艺,六艺归结为一心之孝,并且从孝出发,构建了整个孝本体从确立显现、流行化成万物再到复摄回归的体系,显示了马一浮哲学圆融无碍的特点和体用不二的逻辑原则。

马一浮是学养全面的国学大师,其于儒佛之会同,经史之统摄,其诗书之俱美,躬行践履之深致,无不为我们树立起一代大师的标杆。但正如浙江大学艺术系主任黄厚明所感慨,我们今天无法像马一浮那样拥有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认知,也无法整体还原、阐述马一浮思想,我们只能讨论他,研究他,这本身就是当代学术的一种缺失。(第1363期 第4版)

在国学越来越彰显其价值与能量的今天,新成立的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借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在浙江大学举办了纪念大会和马一浮与国学研讨会。马一浮“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论,几成学界共识;其作为“儒之圣者”和“学之醇者”的形象,亦已世所公认。本次大会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对当下马一浮研究、国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都是有益的推进。

#### 马一浮国学观检讨

马一浮国学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学观?其反复强调六艺的贯通性,是武断还是深刻?我们今天倡导国学,是抱残

守缺还是与时俱进？这些都是今天的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马氏国学之现代意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中心主任杜维明明确指出，近现代以来，我们所借鉴的英美模式，只是经济主义，只是线性思维，这远远不够。马一浮先生一生追索真、善、美的终极价值，他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极高的知性、自信和觉悟。从根本上讲，我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只做“经济人”，而要成为一个能追求意义的“文化人”，以推进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方面的和谐进步。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朱汉民认为，国学是一门具有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同时也是具有人类哲学普遍性的知识体系。今天的“国学”，或正是一种“中国哲学”，中国学者通过经典诠释、义理体认而建立的理论体系，亦能充分体现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佛光大学创校校长龚鹏程指出，马一浮国学观有三大特点：不仿拟西学，不取法西人之治学方法；不依托大学，主观上反对民初大学体制的国学运动；倡言经学以反理学。此三大特色建构了马氏独特的国学观以及立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心执行主任吴光概括马氏国学思想，为“虽通西学而拒斥之，精研佛学而融摄之，归本六艺而发明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于春松对马一浮氏之“发明六艺”追根溯源。他发现，自晚清章太炎之“提倡国粹”、民国胡适之之“整理国故”到近十余年“国学热”，“国学运动”始终贯穿着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以及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文化学术（科）体系的接受或拒绝。这之中，马一浮寻求的是价值与知识有机结合的另一种形态，他反复强调六艺的贯通性，“使知中国异于夷狄”，以此启迪民众整体性的价值认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也认为，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马先生之提倡六艺之学，即表明这里有中国人立国做人的精神本源。这是一种更深刻而内在的智慧。

#### 马一浮之诗学与诗教

马一浮曾言“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亦曾曰：“后世有欲知某之为人者，求之吾诗足矣”。这说明研究马氏思想与学术，断不能忽视其诗学与诗教。

浙江复兴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梦麟指出，马一浮平生很少著书立说，而以诗作直抒胸襟的自著之辞，其诗学思想，亦是从六艺——诗教——诗学——创作——诗品这样一脉贯串下来的。浙江大学艺术系副教授黄杰则直言，马氏少有著述而多以诗言道，其诗即是其学问的全部呈现，是其学问思想的有效载体。他屡次讲其诗必传。考察马氏晚年之诗作，黄杰认为“实乃其一生学术探索之呈现，其玄境亦其学术通会之所在”。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也从“诗与学”、“诗与物”和“诗与境”三个角度，进一步探讨了马一浮“以学问为诗”的特点，强调马一浮做诗，是把全身学问都集聚进来，学问达到一定的高度，诗方显出魄力和神韵，方能抵达诗学、史学和禅学融汇贯通的境界。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原所长、中心名誉主任戴璉璋认为，如果把“六艺之教”付诸实践，则传统国学进入现代教育的途径和形态，就是马氏欲建构的兴于《诗》终于《易》的“成德之教”，通过吟诗诵经，让更多年轻人有所感悟，有所感动。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于文博也谈到，马一浮对诗教的基本认识是“《诗》教主仁”，故《诗》教之意义，在使学者在“识仁”的基础上“体仁”，做到求仁知仁、依仁由仁、以至安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

马一浮对教育亦多有研究与实践，其于国难之际开设浙大讲座和执掌复性书院，进而传播教育思想，即是马氏学问接通社会之肇始。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陈天玄指出，马一浮始终坚持书院超然独立之地位，以养成通儒、醇儒为目的，以复性为纲领，以反求为工夫，讲明经术以致用，专重义理以立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朴民则认为，马一浮以“六艺”为本位的国学教育，所体现的正是注重国学“纯粹性”的基本特色，有益于人们致力于国学作为“国魂之学”精神之张扬。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朱晓鹏也看到，马一浮浙大、书院讲学的效果似并不合乎理想，他的很多教育思想和实践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 易教、孝道与人本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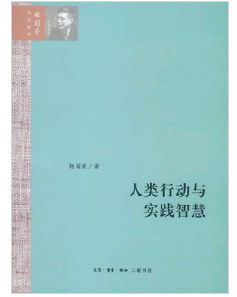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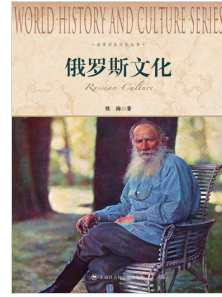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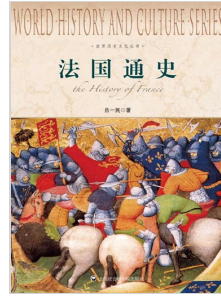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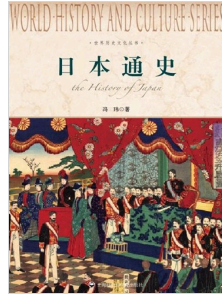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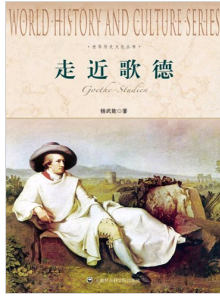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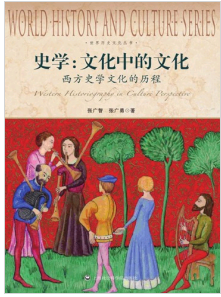
马一浮先生讲述六艺，绝不只是传授一些文献学知识。他有使人人“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的弘愿，希望凭借六艺之道使人们“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以体现“圣人之盛德大业”。龚鹏程指出，马一浮谓“易为六艺之原，亦为六艺之归”，他把六艺归原于《易》，论《易》又重性命，于是整个六艺之学也就成了性命之学。戴璉璋指出，儒家《易》教，经由絮静精微之功能，使人心智归于清明，情性妥适地落实于世务，“观易明理以方外”，达到实现自我、成就自我的理想。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可谓极受尊崇。孔子“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孝不仅被称为“百善之首”，而且不止一个王朝号令“以孝治天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国策”。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翔海指出，不同于现代批判者将“孝”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马一浮以为“孝”的根本精神是“报本反始”。它包括了三个具体的向度，即为祖先尽孝、为圣贤尽孝与为天地尽孝。在根本精神上，它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有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传统社会中国人寄托其终极关怀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中国人生命存在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某种宗教性的作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认为，在马一浮先生看来，虽然各个等级的群体在行孝的具体职责上有所不同，其行道之迹亦有所侧重，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吴峰也谈到，孝是马一浮哲学中的重要范畴。马一浮将学术归结

为六艺，六艺归结为一心之孝，并且从孝出发，构建了整个孝本体从确立显现、流行化成万物再到复摄回归的体系，显示了马一浮哲学圆融无碍的特点和体用不二的逻辑原则。

马一浮是学养全面的国学大师，其于儒佛之会通，经史之统摄，其诗书之俱美，躬行践履之深致，无不为我们树立起一代大师的标杆。但正如浙江大学艺术系主任黄厚明所感慨，我们今天无法像马一浮那样拥有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认知，也无法整体还原、阐述马一浮思想，我们只能讨论他，研究他，这本身就是当代学术的一种缺失。（第1363期 第4版）

## 新书推荐



## 往期报纸



### 合作媒体

现代中文学刊  
范大学社科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社科部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  
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社科处  
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

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  
上海博物馆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复旦大学出版社  
北师大新闻网

[| 报社动态](#) | [| 人员概况](#) | [| 投稿方式](#) | [| 招聘信息](#) | [| 广告业务](#) | [| 联系我们](#) |



Tel. + 86 - 21 - 59575000 59568566 59568200  
网站内容归上海社会科学院版权所有 沪ICP备  
05018181号



沪ICP备05042248